

Philip K. Dick

# 少数派报告



菲利普·迪克科幻小说精选

The Minority Report

[美国] 菲利普·迪克 著  
周昭蓉 译



NLIC2970939311



译林出版社

Philip K. Dick

# 少数派报告



菲利普·迪克科幻小说精选

The Minority Report

[美国] 菲利普·迪克 著  
周昭蓉 译



NLIC2970939311



译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数派报告: 菲利普·迪克科幻小说精选 / (美) 迪克 (Dick, P.) 著;  
周昭蓉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9

(译林幻系列)

书名原文: The Minority Report

ISBN 978-7-5447-3877-4

I. ①少… II. ①迪… ②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美国-现代  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09842号

The Minority Report by Philip K. Dick

Copyright © 2002 by The Estate of Philip K. Dick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(UK) Ltd  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3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2-31号

书 名	少数派报告
作 者	[美国] 菲利普·迪克
译 者	周昭蓉
责任编辑	吴莹莹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9.125
字 数	223
版 次	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3877-4
定 价	32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 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## 目 录

第二代	1
冒名顶替	55
规划小组	72
少数派报告	100
战争游戏	144
啊, 当个布洛贝尔人!	163
死者的话	184
全面回忆	246
电子蚂蚁	270

## 第二代

崎岖的山坡上，一个俄国兵紧紧握着手里的枪，慌慌张张地往上爬。他一边四处张望，一边舔舐干裂的嘴唇，还不时用戴着手套的手撩开衣领，擦拭脖子上的汗。

埃里克转头问莱昂内下士：“怎样？归你还是归我？”他调整了一下观察屏，把猎物卡在中央，细如发丝的刻度线仿佛狠狠划开了俄国兵的脸。

莱昂内想了想。俄国兵几乎是以小跑的速度迅速靠近。“别开枪。再等等。”莱昂内收紧声音，“我想，应该用不着我们出马了。”

只见俄国兵加快了步伐，踢起了尘土和碎石。他爬到山顶，停了下来，气喘吁吁地打量四周。阴霾的天空卷起重重黑云。偶尔有几根光秃的树干矗在那儿。地面平坦而赤裸，布满碎石。到处都是建筑物的遗迹，仿佛黄色的骷髅一般。

俄国兵感到非常不安。他知道哪里不对劲，便开始往下走。离他们藏身的碉堡只差几步了。埃里克开始着急，摆弄着手里的枪，横瞟着莱昂内。

“没事，”莱昂内说，“他不会发现我们。它们会处理好的。”

“你确定？他已经够他妈近了。”

“它们一般就在碉堡附近。他进了埋伏区。准备好了！”

俄国兵跑了起来，一路往下冲，靴子碾在灰堆上，手里死死拽着枪。突然，他停了下来，举起手中的望远镜。

“他正在往我们这边看。”埃里克说道。

俄国兵继续往前走。现在，他们能清楚地看见他蓝宝石般的眼睛。他的嘴微张着，满脸胡须，像是很久没有刮过了。一个颧骨下方贴了块方形胶布，胶布四周泛蓝。看样子是伤口感染了。他衣衫褴褛，手套也只剩下一只。

他跑的时候，辐射计数器在腰间撞来撞去。莱昂内拍拍埃里克的肩膀，说：“来了一个。”

地面上爬过来一个小小的金属物，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一个金属球。它贴着地面飞速跑动，沿山坡迅速跟上了俄国兵。它很小，还是个初生儿。它伸出双爪，两个锋利的刀片高速旋转，搅起一团寒光。俄国兵听见了动静，立马转身开枪。金属利爪炸开了花。但第二个已经紧接着出现了。俄国兵立马又扣动了扳机。

就在这时，第三个利爪纵身一跃，附在了俄国兵的腿上，发出一阵呼呼声。接着，它嗖地跳上了他的肩头。只一瞬间，旋刀就消失在俄国兵的喉咙里。

埃里克如释重负。“这下好了。老天，这些该死的东西真让我浑身发毛。有时我甚至会怀疑它们到底是福还是祸。”

“就算我们没有发明这些东西，他们也会。”莱昂内颤抖着点上一根烟，“我倒是奇怪那个俄国兵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。也没看见有谁在掩护他。”

斯科特少尉穿过壕沟，来到碉堡。“发生了什么事？有东西出现在屏幕上了。”

“来了个伊凡。”

“就一个？”

埃里克拿过观察屏。斯科特专注地盯着屏幕。倒下的尸体招来了数不清的金属球，每一个都机械地嗖嗖旋转着刀爪，把俄国兵的尸体切成小块小块搬运走。

“好多利爪啊。”斯科特喃喃道。

“它们像蝗虫一样。杀起人来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”

斯科特感到一阵恶心，推开了观察屏。“和蝗虫一模一样。我只是奇怪他来这儿干吗。他们明知道我们周围布满了利爪。”

这时，一个身形大一些的机器人加入了小利爪们。这个眼球凸起的金属杆是用来指挥工作的。俄国兵已经被肢解得差不多了。利爪们开始把残留物往山下运。

“长官，”莱昂内说，“如果您同意，我想出去看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也许他身上有东西。”

斯科特想了想，耸耸肩说：“好吧。小心点。”

“我带了家伙。”莱昂内拍拍手腕上的金属带，“鬼都别想靠近我。”

他提起来复枪，小心地跨出碉堡，在扭曲变形的水泥围墙和钢筋长矛间穿梭。外面空气清冷。他踩着松软的灰烬，大步穿过平地，走向士兵的残骸。一阵风吹来，卷起了灰色的尘土，打在他脸上。他眯起眼睛，继续往前走。

随着他的靠近，利爪们慢慢往四周散开，有一些突然停了下来。他碰了碰金属带。俄国兵真该弄个这玩意来。金属带发出的强辐射逼退了金属爪。就连一开始在那儿指挥的大机器人，也垂下了两个晃动的眼柄，谦恭地退了下去。

他弓身检查残留的尸体。士兵戴着手套的那只手仍然攥得紧紧的。

好像握着什么东西。莱昂内使劲掰开手指，发现了一个密封的铝盒子，在阳光下亮闪闪的。

他把盒子放进口袋，原路返回碉堡。身后的利爪们重新围了上去，继续工作。金属球们在灰烬中负重前行。莱昂内能清楚地听见它们沿地面快速爬行发出的声音，这让他不寒而栗。

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闪亮的盒子，斯科特专注地盯着看。“这是他身上的？”

“他攥在手里的。”说着莱昂内旋开了盒盖，“您得看看这个，长官。”

斯科特接过盒子，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掌心。是一张小心叠起来的丝纸。他坐下来，就着光打开纸条。

“上面说什么了，长官？”埃里克问道。这时，又有几名军官从壕沟走过来。亨德里克斯少校也在其中。

“少校，”斯科特说，“快看这个。”

亨德里克斯看了看纸条，问：“这是刚刚发现的？”

“是的，刚刚在一个信使身上找到的。”

“他现在在哪儿？”亨德里克斯严厉地问。

“被利爪们干掉了。”

少校咕哝了一声。“看看。”他把纸条递给他一起来的军官们，“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一直在等的东西。他们可真有耐心。”

“所以，他们想谈条件了？”斯科特问道，“我们要和他们谈吗？”

“这个我们做不了主。”亨德里克斯坐了下来，“通讯员在哪儿？给我接月球基地。”通讯员站起身来，小心翼翼地抬起外天线，扫描碉堡上空有没有俄国侦察船的迹象。莱昂内在一边沉思。

“长官，”斯科特对亨德里克斯说，“他们现在出现也太可疑了吧。利爪们已经投入使用快一年了。他们怎么到现在才突然提出讲和？”

“也许利爪们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碉堡里去了。”



“上个星期，有个大个子，就是那种带金属杆的，潜进了伊凡人的碉堡。”埃里克说，“他们动了一个排才守住防线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一个战友告诉我的。那些东西搬回来一些——你知道的——一些残骸。”

“月球基地接通了，长官。”通讯员说道。屏幕上出现了月球监听员的脸。他身穿一尘不染的军装，脸颊也打理得光洁干净，和碉堡这边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。“这里是月球基地。”

“这里是地球前沿指挥部的L哨岗。请让我和汤普森将军通话。”

监听员的头像消失了。取而代之的是汤普森将军棱角分明的脸。

“请讲，少校。”

“我们的利爪从一个俄国兵手里拦截到一条消息。关于下一步行动，我们需要您的指示。过去曾有过类似的骗局。”

“什么消息？”

“俄方要求我们派一名高级官员过去谈判。他们没有说明谈判的性质。只说由于——”他看了看纸条，“由于事态万分紧急，请务必派出一名联合国代表和他们当面谈。”

他把纸条举到屏幕前，让将军过目。汤普森扫了一眼纸条上的内容。

“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亨德里克斯问。

“派一个人过去。”

“您不觉得这是个陷阱吗？”

“有可能是。但是他们给出的前沿指挥部地点是正确的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也要冒一冒险。”

“那我马上派一名军官过去。我会及时向您汇报。”

“那就这样，少校。”汤普森结束了通话。屏幕暗了下来。外天线慢慢地落下。亨德里克斯卷起纸条，陷入沉思。

“请让我去。”莱昂内说。

“他们要求派一名高官。”亨德里克斯摩挲着下巴，“决策层的高官。我也很久没出去了。也许是时候出去透透气了。”

“这样太冒险了吧？”

亨德里克斯举起观察屏，凝视着外面的情况。俄国兵的残骸已经不见了。最后一个利爪也收起利刃，消失在滚滚尘土中。就像螃蟹一样，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螃蟹……

“我唯一担心的是它们。”亨德里克斯搓着手腕说，“我知道只要戴着这个，就不会有事。但我总觉得它们在搞什么名堂。我讨厌这些家伙。真希望我们从没造出过这些怪物。它们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这些冷酷无情的小东西——”

“就算我们没造，伊凡们也会造。”

亨德里克斯推开观察屏。“不管怎样，我们现在还是靠它们占了上风。我想这也不是坏事。”

“听起来你和伊凡们一样神经过敏。”

亨德里克斯看了下腕表，“我得出发了，争取天黑前抵达目的地。”

他深吸一口气，踏上了外面那灰蒙蒙的碎石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点了根烟，站在那儿环顾四周。映入眼帘的景象死气沉沉。一眼望去，尽是没有边际的灰尘和沙砾，还有建筑物的残骸。偶尔还有一两棵光秃秃的树干。头顶上是永远也拨不开的尘云，翻滚在地球和太阳之间。

亨德里克斯少校继续往前走。右边什么东西也在跟着他疾走，一个圆形的金属体。一个利爪仿佛在全速追赶什么东西，可能是只老鼠什么的。它们也抓老鼠，权当一种副业。

他来到小山顶，举起了望远镜。俄军防线就在前面几英里处。他们在那里有个前沿指挥部。刚才那个俄国兵一定是从那儿出发的。

一个矮小的机器人从他身边经过，波浪形的手臂挥舞着探进。机

机器人一直往前走，消失在废墟中。亨德里克斯的目光尾随着它。他从没见过这种类型的机器人。现在肯定新开发了很多他从没见过的型号，他知道地下工厂一直在改进和增加新品种。

少校掐灭手里的烟，继续赶路。把人工智能应用到战争里，真是一个有意思的想法。最初是出于什么缘由呢？大概也是出于无奈吧。当时，苏联作为挑起战事的一方，情理之中占据了绝对上风。北美的大部分地区几乎被夷为平地。美国的复仇行动当然也很迅速。早在战争爆发的几年前，天空中就布满了碟形轰炸机；它们已经在那儿候了些年头了。华盛顿遭到攻击之后的数小时内，这些轰炸机就对苏联进行了狂轰滥炸。

但是，这并没有让美国起死回生。

战争爆发后不到一年，美方政府就搬到月球基地去了。那时也没有其他选择。欧洲没了，变成一堆废墟，只有杂草还在灰烬和尸骸中顽强地生长。北美大部分地方都已经不能住人了，寸草不生，生机全无。数百万人往北迁移到加拿大，或南迁至南美。但是第二年里，苏联伞兵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在北美落地。他们身穿最先进的高效防辐射装备。因此，美国剩下的生产链也只好跟着政府搬去月球了。

只有军队留了下来。存活下来的力量都尽量远离前线，这里几千人，那里一个团地分散开来。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只能就地生存，昼伏夜出，和蛇虫鼠蚁一道潜伏在废墟、下水道或地窖中。眼看苏联胜利在望了。除了每日从月球发射过来的几枚导弹之外，美军已经弹尽粮绝了。俄国兵大摇大摆，想来就来，想走便走。从根本意义上来说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根本就没有对付他们的力量了。

这时，第一批利爪诞生了。一夜之间，战争局势就发生了逆转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利爪们还很笨拙。速度很慢。还没等它们从地道里爬出来，就被伊凡们打得稀巴烂。但是逐渐地，它们越来越快，越来越狠，越来越狡猾。地球上的工厂大批大批地生产这些利爪。工厂都

隐藏在深深的地下，就在苏联防线后方。这些工厂曾经负责生产原子弹，但现在已经无人再问津原子弹那种东西了。

后来，利爪们不仅越来越快，还越来越大。新型利爪们有的带触角，有的可以飞。还有几种跳跃型的。

月球上的精英工程师们负责设计，使利爪越来越精巧和灵活。伊凡们开始束手无策。特别是其中一些小型利爪，竟然学会了自我掩护，会潜伏在灰堆里，静静守候它们的猎物。

再后来，它们趁着苏联碉堡掀盖透气或观察敌情的空当，偷偷溜了进去。只要有一个利爪的那对锋利铁爪，就足够了。而且，有了打头阵的，其他的也会接二连三地跟进去。有这样的武器做前锋，战争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了。

或许应该说，战争其实早已经结束了。

也许他只是前去听他们宣布这个消息。苏联政治局或许已经认输了。花了这么长时间，真是遗憾。六年了。这样大规模的战争，六年太过漫长，代价太大。成千上万的自动反击式碟形轰炸机，笼罩着整片苏联领土。都是生化武器。苏联不断地发射拦截导弹，天空中火光煞人，爆炸声接连不断。现在，又多了那些机器人，那些利爪——

它们跟其他任何武器都不同。不论从哪个方面看，它们都可以说是有生命的，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机械，不管政府有多么不愿意承认。它们就像活物一样，旋转着刀片，蹑手蹑脚地前进，猛地发动攻击，从混淆视线的尘土中突然冲向猎物，爬上他的身体，利索地割断其喉咙。这是它们与生俱来的使命。

它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尤其是最近刚生产出来的那些型号。它们具有自我修复功能，完全可以独立行动。联合国部队用特殊的放射性磁条来保护自己，但一旦保护磁条丢失，对于它们来说，就是一样任其宰割的案板鱼肉，它们才不管你穿的是哪边的军装。地底下的自动机械造出了它们，人类都待得远远的。实在是太冒险了。没有谁愿意靠

近。它们完全是在独立战斗。但它们好像干得不错。越新诞生的，就越快，越强，越高效。

似乎它们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赢家。

亨德里克斯少校点燃第二根烟。眼前的景象让他不禁黯然伤神。视野里除了灰烬就是废墟。好像这世上就只有他一个活人一样。他的右手边是一个小镇的残迹，竖着一些断壁残垣。他丢掉熄灭的火柴，加快步伐。

突然，他停了下来，猛地端起枪，浑身绷得紧紧的。刹那间他仿佛看到——

一座荒废的建筑背后走出来一个身影，一步一打量地慢慢向他靠近。

亨德里克斯眨了眨眼睛。“不许动！”

男孩停住了脚步。亨德里克斯放下枪。男孩就那么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，盯着他看。他个头很小，年纪应该不大。大概八岁的样子。但也说不准。大部分留在这里的孩子都营养不良，发育跟不上。他身上套着一件褪色的蓝色毛衫，上面沾满了泥土，下半身穿着短裤。棕发很长，蓬乱不堪，耷在脸和耳朵上。他怀里似乎抱着什么东西。

“你手里是什么？”亨德里克斯厉声问道。

男孩伸出手来。原来是只玩具熊。一只泰迪熊。

男孩的眼睛很大，但是眼神空洞。

亨德里克斯松了口气。“我用不着，你自己留着吧。”

男孩又把玩具熊搂进怀里。

“你住在哪儿？”亨德里克斯问。

“就住这儿。”

“在这些废墟里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地下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还有多少人？”

“多——多少人？”

“你有多少同伴？你们住的地方有多大？”

男孩默不作声。

亨德里克斯皱皱眉。“你不会就一个人吧？”

男孩点点头。

“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”

“有吃的。”

“什么吃的？”

“各种各样吃的。”

亨德里克斯打量着他。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三岁。”

不可能。不过也不是没可能。这孩子很瘦很矮，一看就是发育不良。再加上长年暴露在辐射中，难怪这么矮小。他的手臂和腿就像豆芽菜一样，瘦骨嶙峋。亨德里克斯碰了碰男孩的手臂。他的皮肤又干又枯；典型的辐射皮肤。他弯下腰，仔细观察男孩的脸。一脸茫然，眼睛又大又黑。

“你失明了？”亨德里克斯问道。

“没有。能看见一些。”

“你是怎么躲开利爪的？”

“利爪？”

“就是那些圆圆的东西。到处跑到处钻的东西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
也许这附近没有利爪出没。很多地方是利爪不去的。它们基本都集中在碉堡附近，人多的地方。利爪可以感知温度，生物的体温。

“你很幸运。”亨德里克斯直起腰来，“好吧。你准备怎么办？回那里去？”

“我能跟你走吗？”

“跟我？”亨德里克斯抱着两臂，“我可要赶很远很远的路。好几英里。而且很急。”他看看手表说，“天黑之前我必须赶到。”

“我想跟你走。”

亨德里克斯把手伸进自己的背包。“跟我走太不值了。拿着。”他把一些随身带的食品罐抛给男孩，“你把这些拿着，回你藏身的地方，好吗？”

男孩没做声。

“我会从这条路回来。大概一两天后。到时如果你还在这附近，你再跟我走，怎样？”

“我想现在就跟着你。”

“我要走很远的路。”

“我能走。”

亨德里克斯左右为难。两个人一起走，目标太明显了。而且这个孩子会拖慢他的速度。但是他也不一定走回头路。而且，如果真把这男孩一个人丢在这儿——

“好吧，我们走吧。”

男孩跟他一起上了路。亨德里克斯大步走着，男孩静静地跟在一旁，手里攥着他的泰迪熊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过了一会儿，亨德里克斯问。

“戴维·爱德华·德林。”

“戴维？你的——爸爸妈妈呢？”

“死了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”

“被炸死的。”

“多久前的事？”

“六年前。”

亨德里克斯不禁放慢脚步。“你就自己一个人过了六年？”

“不是。刚开始还有其他人。后来他们离开了。”

“然后你就一直是一个人？”

“嗯。”

亨德里克斯斜瞟了一眼身旁的孩子。这个男孩有些古怪，话很少。很孤僻。不过，幸存下来的孩子都这样。安静，寡言。一种奇怪的宿命论笼罩着他们。没有什么事能让他们感到意外。他们逆来顺受。对他们来说，已经没有任何正常的、自然的发展过程，不管是道德的还是生理的。社会风俗、人类文化，这些曾经至关重要的东西都已经荡然无存了。剩下的只有最残忍的经历。

“你跟得上吗？”亨德里克斯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”

“我一直在等。”

“等？”亨德里克斯不解，“等什么？”

“捉东西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可以吃的东西。”

“哦。”亨德里克斯忧郁地抿紧嘴。一个十三岁的孩子，就靠吃老鼠和半腐烂的罐装食品过活。躲在小镇废墟下的地洞里。被辐射坑和利爪包围着，头顶上还有俄国兵的炸弹阵。

“我们去哪里？”戴维问。

“去苏联防线。”

“苏联？”

“敌军。是他们发动的战争。他们扔下了第一颗辐射弹。这一切全



是他们挑起的。”

男孩点点头，仍然面无表情。

“我是美国人。”亨德里克斯说。

男孩没接话。他们继续赶路。亨德里克斯走在前面，戴维在后面跟着，紧紧抱着破泰迪熊。

大概下午四点的时候，他们停下来吃了些东西。亨德里克斯在水泥废墟中生了堆火。他清理出一块空地，找来一小堆木头。苏联防线就在前面不远处。他们停留的地方曾是一个长长的峡谷，长满果树和葡萄。现在只剩下些残枝，还有绵延的山脉延伸向望不见头的天际。大风卷起滚滚尘土，打在杂草和建筑残骸上。到处是残墙断壁，已看不出曾经马路的痕迹。

亨德里克斯煮了些咖啡，把羊肉和面包也热了热。“给你。”他把羊肉和面包递给戴维。戴维蜷在火堆旁，突出的膝盖骨惨白惨白的。他看了看亨德里克斯递过来的食物，又还了回去，摇摇头。

“不用。”

“不用？你不想吃点么？”

“不想。”

亨德里克斯耸耸肩。大概这男孩已经成了一个变种，只吃特殊食物。也没关系。等他饿了，自然会来找吃的。真是奇怪的孩子。不过这个世界上的怪事太多。生活再不像从前了。一切都回不去了。人类迟早会认识到这一点。

“随你便吧。”亨德里克斯说。他自己吃了面包和羊肉，就着咖啡咽了下去。他吃得很慢，因为食物实在难以下咽。吃完之后，他站起身来，踩熄了火堆。

戴维也慢慢站了起来，那双未老先衰的眼睛盯着亨德里克斯。

“我们要继续赶路了。”亨德里克斯说。

“好的。”